

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

【甲戌：宝玉谒北静王辞对神色，方露出本来面目，迥非在闺阁中之形景。

北静王问玉上字果验否，政老对以未曾试过，是隐却多少捕风捉影闲文。

北静王论聪明伶俐，又年幼时为溺爱所累，亦大得病源之语。

凤姐中火，写纺线村姑，是宝玉闲花野景一得情趣。

凤姐另住，明明系秦、玉、智能幽事，却是为净虚钻营凤姐大大一件事作引。

秦、智能幽情，忽写宝、秦事云：“不知算何账目，未见真切，不曾记得，此系疑案，不敢纂创。”是不落套中，且省却多少累赘笔墨。昔安南国使有题一丈红句云：“五尺墙头遮不得，留将一半与人看。”诗云】

【蒙：欲显铮铮不避嫌，英雄每入小人缘。鲸卿些子风流事，胆落魄销已可怜。】

话说宝玉举目见北静王水溶头上戴着洁白簪缨银翅王帽，穿着江牙海水五爪坐龙白蟒袍，系著碧玉红鞦带，面如美玉，目似明星，真好秀丽人物。宝玉忙抢上来参见，水溶连忙从轿内伸出手来挽住。见宝玉戴着束发银冠，勒著双龙出海抹额，穿着白蟒箭袖，围着攒珠银带，面若春花，目如点漆。

【甲戌侧批：又换此一句，如见其形。】水溶笑道：“名不虚传，果然如‘宝’似‘玉’。”因问：“衔的那宝贝在那里？”宝玉见问，连忙从衣内取了递与过去。水溶细细的看了，又念了那上头的字，因问：“果灵验否？”贾政忙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只是未曾试过。”水溶一面极口称奇道异，一面理好彩绦，亲自与宝玉带上，【甲戌侧批：钟爱之至。】又携手问宝玉几

岁，读何书。宝玉一一答应。

水溶见他言语清楚，谈吐有致，【庚辰眉批：八字道尽玉兄，如此等方是玉兄正文写照。壬午春。】一面又向贾政笑道：“令郎真乃龙驹凤雏，非小王在世翁前唐突，将来‘雏凤清于老凤声’，【甲戌侧批：妙极！开口便是西昆体，宝玉闻之，宁不刮目哉？】未可谅也。”贾政忙陪笑道：“犬子岂敢谬承金奖。赖藩郡馀祲，果如是言，亦荫生辈之幸矣。”【庚辰侧批：谦的得体。】水溶又道：“只是一件，令郎如是资质，想老太夫人、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；但吾辈后生，甚不宜钟溺，钟溺则未免荒失学业。昔小王曾蹈此辙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第。小王虽不才，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，未有不另垂青，是以寒第高人颇聚。令郎常去谈会谈会，则学问可以日进矣。”贾政忙躬身答应。

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，递与宝玉道：“今日初会，仓促竟无敬贺之物，此系前日圣上亲赐鹞鸽香念珠一串，权为贺敬之礼。”宝玉连忙接了，回身奉与贾政。【庚辰侧批：转出没调教。】贾政与宝玉一齐谢过。于是贾赦、贾珍等一齐上来请回舆，水溶道：“逝者已登仙界，非碌碌你我尘寰中之人也。小王虽上叩天恩，虚邀郡袭，岂可越仙輶而进也？”贾赦等见执意不从，只得告辞谢恩回来，命手下掩乐停音，滔滔然将殡过完，【庚辰侧批：有层次，好看煞。】方让水溶回舆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宁府送殡，一路热闹非常。刚至城门前，又有贾赦、贾政、贾珍等诸同僚属下各家祭棚接祭，一一的谢过，然后出城，竟奔铁槛寺大路行来。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前让坐轿上马，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，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。凤姐儿因记挂著宝玉，【甲戌侧批：千百件忙事内不漏一丝。】【庚辰侧批：细心人自应如是。】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，不服家人的话，贾政管不著这些小事，惟恐有个失闪，难见贾母，因此使命小厮来唤他。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。凤姐笑道：“好兄弟，你是个尊贵人，女孩儿

一样的人品，【甲戌侧批：非此一句宝玉必不依，阿凤真好才情。】别学他们猴在马上。下来，咱们姐儿两个坐车，岂不好？”宝玉听说，忙下了马，爬入凤姐车上，二人说笑前进。

不一时，只见从那边两骑马压地飞来，【庚辰侧批：有气有声，有形有影。】离凤姐车不远，一齐蹶下来，扶车回说：“这里有下处，奶奶请歇更衣。”凤姐急命请邢夫人王夫人的示下，【庚辰侧批：有次序。】那人回来说：“太太们说不用歇了，叫奶奶自便罢。”凤姐听了，便命歇了再走。众小厮听了，一带辕马，岔出人群，往北飞走。宝玉在车内急命请秦相公。那时秦钟正骑马随着他父亲的轿，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。秦钟看时，只见凤姐儿的车往北而去，后面拉着宝玉的马，搭著鞍笼，便知宝玉同凤姐坐车，自己即便带马赶上来，同入一庄门内。早有家人将众庄汉撵尽。那庄农人家无多房舍，婆娘们无处回避，只得由他们去了。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、宝玉、秦钟的人品衣服，礼数款段，岂有不爱看的？

一时凤姐进入茅堂，因命宝玉等先出去顽顽。宝玉等会意，因同秦钟出来，带着小厮们各处游顽。凡庄农动用之物，皆不曾见过。【庚辰侧批：真，毕真！】宝玉一见了锹、镢、锄、犁等物，皆以为奇，不知何项所使，其名为何。【甲戌侧批：凡膏粱子弟齐来着眼。】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，说明原委。【甲戌侧批：也盖因未见之故也。】宝玉听了，因点头叹道：“怪道古人诗上说：‘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’正为此也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聪明人自是一喝即悟。】【庚辰眉批：写玉兄正文总于此等处，作者良苦。壬午季春。】一面说，一面又至一间房屋前，只见炕上有个纺车，宝玉又问小厮们：“这又是什么？”小厮们又告诉他原委。宝玉听说，便上来拧转作耍，自为有趣。只见一个约有十七八岁的村庄丫头跑了来乱嚷：“别动坏了！”【庚辰侧批：天生地设之文。】众小厮忙断喝拦阻，宝玉忙丢开手，陪笑说道：【庚辰眉批：一“忙”字，二“陪笑”字，写玉兄是在女儿

分上。壬午季春。】“我因为没见过这个，所以试他一试。”那丫头道：

“你们那里会弄这个，站开了，【甲戌侧批：如闻其声，见其形。】【庚辰侧批：三字如闻。】【蒙侧批：这丫头是技痒，是多情，是自己生活恐至损坏？宝玉此时一片心神，另有主张。】我纺与你瞧。”秦钟暗拉宝玉笑道：“此卿大有趣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忙中闲笔；却伏下文。】宝玉一把推开，笑道：“该死的！【甲戌侧批：的是宝玉生性之言。】再胡说，我就打了！”

【庚辰侧批：玉兄身分本心如此。】说著，只见那丫头纺起线来。宝玉正要说话时，【庚辰眉批：若说话，便不是《石头记》中文字也。】只听那边老婆子叫道：“二丫头，快过来！”那丫头听见，丢下纺车，一径去了。

宝玉怅然无趣。【甲戌侧批：处处点“情”，又伏下一段后文。】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。凤姐洗了手，换衣服抖灰，问他们换不换。宝玉不换，只得罢了。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茶杯、十锦屉盒、各样小食端来，凤姐等吃过茶，待他们收拾完备，便起身上车。外面旺儿预备下赏封，赏了那本村主人，庄妇等来叩赏。凤姐并不在意，宝玉却留心看时，内中并没有二丫头。【庚辰侧批：妙在不见。】一时上了车，出来走不多远，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他小兄弟，【庚辰侧批：妙在此时方见，错综之妙如此！】同著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。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，料是众人不依的，少不得以目相送，争奈车轻马快，【甲戌侧批：四字有文章。人生离聚亦未尝不如此也。】一时展眼无踪。

走不多时，仍又跟上大殡了。早有前面法鼓金铙，幢幡宝盖：铁槛寺接灵众僧齐至。少时到入寺中，另演佛事，重设香坛。安灵于内殿偏室之中，宝珠安于里寢室相伴。外面贾珍款待一应亲友，也有扰饭的，也有不吃饭而辞的，一应谢过乏从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，至未末时分方才散尽了。里面的堂客皆是凤姐张罗接待，先从显官诰命散起，也到晌午大错时方散尽了。只有几个亲戚是至近的，等做过三日安灵道场方去。那时邢、王二夫人

知凤姐必不能来家，也便就要进城。王夫人要带宝玉去，宝玉乍到郊外，那里肯回去，只要跟凤姐住着。王夫人无法，只得交与凤姐便回来了。

原来这铁槛寺原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，现今还是有香火地亩布施，以备京中老了人口，在此便宜寄放。其中阴阳两宅俱已预备妥贴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大凡创业之人，无有不为子孙深谋至细。奈后辈仗一时之荣显，犹为不足，另生枝叶，虽华丽过先，奈不常保，亦足可叹，争及先人之常保其朴哉！近世浮华子弟齐来着眼。】好为送灵人口寄居。【甲戌侧批：祖宗为子孙之心细到如此！】【庚辰眉批：《石头记》总于没要紧处闲三二笔，写正文筋骨。看官当用巨眼，不为被瞒过方好。壬午季春。】不想如今后辈人口繁盛，其中贫富不一，或性情参商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所谓“源远水则浊，枝繁果则稀”。余为天下痴心祖宗为子孙谋千年业者痛哭。】有那家业艰难安分的，【甲戌侧批：妙在艰难就安分，富贵则不安分矣。】便住在这里了；有那尚排场有钱势的，只说这里不方便，一定另外或村庄或尼庵寻个下处，为事毕宴退之所。【甲戌侧批：真真辜负祖宗体贴子孙之心。】即今秦氏之丧，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，独有凤姐嫌不方便，【甲戌侧批：不用说，阿凤自然不肯将就一刻的。】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，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。

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，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，就起了这个浑号，离铁槛寺不远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前人诗云：“纵有千年铁门限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”是此意。故“不远”二字有文章。】当下和尚工课已完，奠过晚茶，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。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们陪着女亲，自己便辞了众人，带着宝玉、秦钟往水月庵来。原来秦业年迈多病，【甲戌侧批：伏一笔。】不能在此，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了。那秦钟便只跟着凤姐、宝玉，一时到了水月庵，净虚带领智善、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，大家见过。凤姐等来至净室更衣净手毕，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，模样儿越发出息了，因说

道：“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？”净虚道：“可是这几天都没工夫，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，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，叫请几位师父念三日《血盆经》，忙的没个空儿，就没来请奶奶的安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虚陪一个胡姓，妙！言是糊涂人之所为也。】

不言老尼陪着凤姐。且说秦钟、宝玉二人正在殿上顽耍，因见智能过来，宝玉笑道：“能儿来了。”秦钟道：“理那东西作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别弄鬼，那一日在老太太屋里，一个人没有，你搂着他作什么呢？这会子还哄我。”【甲戌侧批：补出前文未到处，细思秦钟近日在荣府所为可知矣。】秦钟笑道：“这可是没有的话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有没有也不管你，你只叫他倒碗茶来我吃，就丢开手。”秦钟笑道：“这又奇了，你叫他倒去，还怕他不倒？何必要我说呢。”宝玉道：“我叫他倒的是无情意的，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意的。”【甲戌侧批：总作如是等奇语。】秦钟只得说道：“能儿，倒碗茶来给我。”那智能儿自幼在荣府走动，无人不识，因常与宝玉秦钟顽笑。他如今大了，渐知风月，便看上了秦钟人物风流，那秦钟也极爱他妍媚，二人虽未上手，却已情投意合了。【甲戌侧批：不爱宝玉，却爱秦钟，亦是各有情孽。】今智能见了秦钟，心眼俱开，走去倒了茶来。秦钟笑说：“给我。”【甲戌侧批：如闻其声。】宝玉叫：“给我！”智能儿抿著嘴笑道：“一碗茶也争，我难道手里有蜜！”【甲戌侧批：一语毕肖，如闻其语，观者已自酥倒，不知作者从何着想。】宝玉先抢得了，吃著，方要问话，只见智善来叫智能去摆茶碟子，一时来请他两个去吃茶果点心。他两个那里吃这些东西？坐一坐仍出来顽耍。

凤姐也略坐片时，便回至净室歇息，老尼相送。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，都陆续散了，自去歇息，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服侍小婢，老尼便趁机说道：“我下有一事，要到府里求太太，先请奶奶一个示下。”凤姐因问何事。老尼道：“阿弥陀佛！【甲戌侧批：开口称佛，毕肖。可叹可笑！】只因

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内善才庵【甲戌侧批：“才”字妙。】内出家的时节，那时有个施主姓张，是大财主。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，【甲戌侧批：俱从“财”一字上发出。】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，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。那李衙内一心看上，要娶金哥，打发人来求亲，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守备的公子的聘定。张家若退亲，又怕守备不依，因此说已有了人家。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，定要娶他女儿。张家正无计策，两处为难。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，也不管青红皂白，便来作践辱骂，说一个女孩儿许几家，偏不许退定礼，就打官司告状起来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守备一闻便问，断无此理。此必是张家惧府尹之势，必先退定礼，守备方不从，或有之。此时老尼，只欲与张家完事，故将此言遮饰，以便退亲，受张家之贿也。】那张家急了，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如何便急了，话无头绪，可知张家理缺。此系作者巧摹老尼无头绪之语，莫认作者无头绪，正是神处奇处。摹一人，一人必到纸上活现。】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，赌气偏要退定礼。【甲戌侧批：如何？的是张家要与府尹攀亲！】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最契，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，打发一封书去，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声，不怕那守备不依。若是肯行，张家连倾家孝顺，也都情愿。”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坏极，妙极！若与府尹攀了亲，何惜张财不能再得？小人之心如此，良民遭害如此！】

凤姐听了笑道：“这事倒不大，【甲戌侧批：五字是阿凤心迹！】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。”老尼道：“太太不管，奶奶也可以主张了。”凤姐听说笑道：“我也不等银子使，也不做这样的事。”【庚辰侧批：口是心非，如闻已见。】净虚听了，打去妄想，半晌叹【庚辰侧批：一叹转出多少至恶不畏之文来。】道：“虽如此说，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，如今不管这事，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，不希罕他的谢礼，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。”【庚辰眉批：闺阁营谋说事，往往被此等语惑了。】

凤姐听了这话，便发了兴头，说道：“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从来不信什

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，【庚辰侧批：批书人深知卿有是心，叹叹！】凭是什么事，我说要行就行。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，我就替他出这口气。”老尼听说，喜不自禁，忙说：“有！有！这个不难。”凤姐又道：“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。【庚辰侧批：欺人太甚。】这三千银子，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作盘缠，使他赚几个辛苦钱，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。【庚辰眉批：对如是之奸尼，阿凤不得不如是语。】便是三万两，我此刻也拿的出来。”

【甲戌侧批：阿凤欺人如此。】老尼连忙答应，又说道：“既如此，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你瞧瞧我忙的，那一处少了我？既应了你，自然快快的了结。”老尼道：“这点子事，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，若是奶奶的跟前，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。【蒙侧批：“若是奶奶”等语，陷害杀无穷英明豪烈者。誉而不喜，毁而不怒，或可逃此等术法。】只是俗语说的‘能者多劳’，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贴，越发都推给奶奶了，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。”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，也不顾劳乏，更攀谈起来。【甲戌侧批：总写阿凤聪明中的痴人。】

谁想秦钟趁黑无人，来寻智能。刚至后面房中，只见智能独在房中洗茶碗，秦钟跑来便搂着亲嘴。智能儿急的跺脚说：“这算什么！再这么我就叫唤。”秦钟求道：“好人，我已急死了。你今儿再不依，我就死在这里。”智能道：“你想怎样？除非我出了这牢坑，离了这些人，才依你。”秦钟道：“这也容易，只是远水救不得近渴。”说著，一口吹了灯，满屋漆黑，将智能抱到炕上，就云雨起来。【庚辰侧批：小风波事，亦在人意外。谁知为小秦伏线，大有根处。】【庚辰眉批：实表奸淫，尼庵之事如此。壬午季春。】【庚辰批：又写秦钟智能事，尼庵之事如此。壬午季春。畸笏。】那智能百般的挣挫不起，又不好叫的，【庚辰侧批：还是不肯叫。】少不得依他了。正在得趣，只见一人进来，将他二人按住，也不则声。二人不知是谁，唬的不敢动一动。只听那人嗤的一声，掌不住笑了，【庚辰侧批：请掩卷细

思此刻形景，真可喷饭。历来风月文字可有如此趣味者？】二人听声方知是宝玉。秦钟连忙起来，抱怨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宝玉笑道：“你倒不依，咱们就喊起来。”羞的智能趁黑地跑了。【庚辰眉批：若历写完，则不是《石头记》文字了，壬午季春。】宝玉拉了秦钟出来道：“你可还和我强？”

【蒙侧批：请问此等光景，是强是顺？一片儿女之态，自与凡常不同。细极，妙极！】秦钟笑道：“好人，【庚辰侧批：前以二字称智能，今又称玉兄，看官细思。】你只别嚷的众人知道，你要怎样我都依你。”宝玉笑道：“这会子也不用说，等一会睡下，再细细的算帐。”一时宽衣要安歇的时节，凤姐在里间，秦钟宝玉在外间，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，打铺坐更。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，便等宝玉睡下，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。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，未见真切，未曾记得，此系疑案，不敢纂创。【甲戌双行夹批：忽又作如此评断，似自相矛盾，却是最妙之文。若不如此隐去，则又有何妙文可写哉？这方是世人意料不到之大奇笔。若通部中万万件细微之事俱备，《石头记》真亦太觉死板矣。故特因此二三件隐事，指石之未见真切，淡淡隐去，越觉得云烟渺茫之中，无限丘壑在焉。】

一宿无话，至次日一早，便有贾母王夫人打发了人来看宝玉，又命多穿两件衣服，无事宁可回去。宝玉那里肯回去，又有秦钟恋着智能，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。凤姐想了一想：【甲戌侧批：一想便有许多的好处。真好阿凤！】凡丧仪大事虽妥，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，可以指此再住一日，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；二则又可以完净虚那事；三则顺了宝玉的心，贾母听见，岂不欢喜？因有此三益，【甲戌侧批：世人只云一举两得，独阿凤一举更添一。】便向宝玉道：“我的事都完了，你要在这里逛，少不得索性辛苦一日罢了，明儿可是定要走的了。”宝玉听说，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：“只住一日，明儿回去的。”于是又住了一夜。

凤姐便命悄悄将昨日老尼之事，说与来旺儿。来旺儿心中俱已明白，急

忙进城找著主文的相公，假托贾琏所嘱，修书一封，【甲戌侧批：不细。】连夜往长安县来，不过百里路程，两日工夫俱已妥协。那节度使名唤云光，久受贾府之情，这点小事，岂有不允之理，给了回书，旺儿回来。且不在话下。【甲戌侧批：一语过下。】

却说凤姐等又过了一日，次日方别了老尼，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。【甲戌侧批：过至下回。】那秦钟与智能百般不忍分离，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约，俱不用细述，只得含恨而别。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。宝珠执意不肯回家，贾珍只得派妇女相伴。后回再见。

【蒙：请看作者写势利之情，亦必因激动；写儿女之情，偏生含蓄不吐，可谓细针密缝。其述说一段，言语形迹无不逼真，圣手神文，敢不熏沐拜读？】